

## 鋼琴王子

## 魯賓斯坦 (下)

余廉



Artur Rubinstein Rothchild

最近十餘年來，魯賓斯坦在國際樂壇上尤為活躍。他的聲譽和藝術成就，也隨着年齡日益增高。他或許是浪漫派傳統中最後的一位大鋼琴家。他在詮釋蕭邦的作品方面，除帕德赫斯基以外，無人能出其右者。在今天的鋼琴家中，他或許是最多才的一位，他對勃拉姆斯、舒曼、貝多芬、西班牙派與現代的作品同樣精熟。當代九位名作曲家——史特拉汶斯基、普羅柯費耶夫、西曼諾斯基 (Szymanowski)、波蘭、湯斯曼 (Tansman)、波蘭、密歐 (Milhaud)、法、帕蘭克 (Paulanc)、法、龐斯 (Ponce)、墨西哥、威拉·羅人斯 (Villa-Lobos)、巴西、卡本特 (Carpenter)、美國——都有作品獻給他。但他最常演奏的節目，還是十八、十九兩世紀中的浪漫派作品。

有次他同史特拉汶斯基吵起來，說他毫無浪漫派的氣質。他回憶說：「我敬佩他的天才，但他毫無浪漫風格。他為一個痛苦的時代發言。他不相信人類的存在。浪漫派的時代裏，生活是美麗的。抒情詩人可以將事物歌詠出來；當時有極燦爛的文化，人們聰慧的過着美滿的生活。忽然到了——一九一四年，想不到這個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，竟然屠殺了幾百萬人民。浪漫派變成一個騙子；他們竟這般野蠻！一九一八年，我們又受到黑人藝術的侵略——這又是一種野蠻藝術。接着就出現了畢加索和他的原始主義 (Primitivism)。他們說：『情感是無用的，對藝術來說反而有害。』他們將『技藝』搬出了畫室，將工匠捧為大師。史特拉汶斯基就是這樣一個人。巴托克 (Bartok) 也是一樣。熊柏格 (Schoenberg) 仍有待於吾人的瞭解。他們所表現的是對人生的價值缺乏信心。」

魯賓斯坦是極富智慧而熱愛生命的人。他對文學和藝術都有深度的愛好——這就是說他仍保持着浪漫派的生活傳統。他是有名的圖書、照片、雕刻、繪畫，以及各種藝術品的收藏家。在他房中擺滿了琳瑯滿目的各種傑作，和過去大音樂家們的各項紀念品。他從小的時候起，就有收集各種珍品的癖好。在他不斷的到全球各地演奏中，每每將所賺的錢用在這方面。單是在他巴黎的寓所，就有價值二十萬美元的收藏品。可惜在德軍入侵時，竟全部掠奪一空。這使他非常傷心，不過他並未改變收藏的脾氣，今天在他好萊塢的家裏，依舊成為最豐富的收藏寶庫。幾年之前，一位樂者到家裏去訪問他，發現他有狄更斯初版的七十冊名著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手稿，勃拉姆斯的親筆函札，帕德赫斯基的遺作，海涅的詩，莫里哀的劇，芳頤的故事，以及記不勝記的名家油畫。魯賓斯坦閣下來，每常以此自娛。

反映，而又不能瞭解中國畫的優點，其主義只是：改變了舊的就是新的，這類作品直稱之為藝術。

站在現在科學突進的時代之中，所有學術都在迅速的演進，中國繪畫久已落後，自當急起直追，趕上時代，這是從事藝術工作者的首先要負起的重大使命。但是所謂求新，必須求得新的價值，決不是推翻了固有的一切，就是做到了革命的意義，要知革命之後，必須要有新的建設否則繼之而起的，將是甚麼呢？譬如：看破了破舊的房子，把它拆掉，就算是革命了，如果不建新的房子，那麼要住在那裡，豈不更陷於風雨之中了嗎？所以我們要建立起新的理論，新的技法，而追求新的價值，使國畫在優良的筆墨之中求得：更豐富，更向上、更嶄新，這樣才能做到求新的責任。

## 6. 人俗

凡有以上各種的俗病，它的根源，多半是由于作者的人格低下，個性卑污，不知讀書，不知向上追求，因此也就無從談到作品的高超的『雅』的地步了。這樣的作品和作者真稱之為人俗，是在所有俗病之中的最使人所唾棄的。

## 三、結 論

一個人的修養與稟賦，直接的流露于他的行為與作品之上，而傳達之于欣賞者與接觸者的感覺使之頓然起了美感或惡感。不但即刻就評定了作品的價值而也同時評定了作者的價值。這樣一件藝術品的本身也就代替了作者的本身，一件藝術品的生命。也就是作者的生命。作者的生命是有限的，雖然，而作品的生命是無盡止的；一件作品跟着歷史流傳下去，同時作者的精神生命，也跟着作品的生命無盡止的和歷史進行着，這樣，作者的創作，怎能不慎重而求其高上的境地，藝術品的追求的是美，得不到美，便是醜，也就是『非雅即俗』的一義的了。

魯賓斯坦在生活仍保留着高貴的歐洲傳統。他重視生活細節，講求生活享受，言行有度，審慎拘謹。此外更有幽默感。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吸雪茄烟。美國哈香納的一家菸草公司，特用他的簽名出產了一種新牌雪茄，每年贈送他幾百隻。說來也怪「可憐」，他一天最多只能吸兩支，倒不是他沒有量，而是沒有時間。他說：「吸一支烟要化半個小時，我可沒這空閑。」他在彈琴的時候是不能吸烟的。

魯賓斯坦是一個很健談的人，一但引起話題，他會滔滔不絕的談上兩三個小時，由於他具有豐富的學識和閱歷，任何一個問題都可以侃侃而談。這點「癖好」，音樂圈內外的人士都很清楚。最近他談起吸煙生癮的問題，心裏頗為懷疑，於是到專家那裏檢查了一下。這位專家一聲不響的檢查了三十分鐘，魯賓斯坦有些按耐不住了。他驚異的問道：「有什麼毛病盡管說吧，我會受得了。」的專家冷眼瞧着他答道：「你話說得太多了。」

在演奏的一方面，魯賓斯坦仍極爽氣，從不擺大架子。只要他有時間，寧願犧牲自己的空暇，以為聽衆去演奏。他這種忠於藝術的精神，實在令人欽佩。例如當他知道日本極希望他演奏時，他果真千里跋涉到達日本。他說：「我必須到各地去。我唯一的就是演奏——那就是我的生活。如果我放棄需要我演奏的地方，那是我最新不安的事」。他雖然這樣到處奔走，終年勞碌，但他每場音樂會的收益卻了無幾。有次他的會計師告訴他，每場音樂會只能帶回家中壹百貳拾元，這使他不不禁一驚。因為他的開支大，稅捐重，雖然數目不小，倒末了却苛扣淨盡了。

但魯賓斯坦並不在乎這些。他的收入仍然是很可觀的。單只在唱片方面的版稅每年就超過一百萬元。他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化在錄音上。他說：「我喜歡錄音，那使我非常興奮，似有一種永生的感覺」。他早期所灌製的勃拉姆斯的小調四重奏，弗朗克的大調鋼琴與小提琴（海斐茲擔任）奏鳴曲，行銷非常之盛，這促使他對灌片有了信心。五年以來，他的唱片在美國已造成行銷最高的記錄，其中有一片已銷出一百萬份以上。

他曾在電影中出現過兩次——即在「夜歌」(Night Song)與「卡奈基音樂廳」(Carnegie Hall)中，並為其他幾部影片作過幕後錄音。最近他與海斐茲，帕特高爾斯基(Piatigorsky)與庇爾斯(Pierce)合拍了一部音樂電影片，叫作「人與音樂」(Man and Music)，受到了極熱烈的歡迎。前年他在國家廣播公司音樂季節中第一次作電視演出，吸引了十數萬的音樂聽衆。

魯賓斯坦有一個極幸福的家庭。他的妻子安妮拉，比他小二十歲，極其美麗賢淑。大女兒艾娃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對舞蹈戲劇有濃厚的興趣。去年在百老匯曾參與演出「少女的日記」(The Diary of Anne Frank)，很受戲劇界的重視。魯賓斯坦對女兒的天才引為無上榮幸。大兒子保羅今年二十二歲，在正賓雪溫尼亞州大學商學院就讀。小女兒愛蓮(十二歲)和小兒子亞琴(十一歲)仍在成長中。四個孩子裏以亞瑟最富於音樂天才，大有克紹箕裘之勢。

魯賓斯坦對青年上進的音樂家，不遺餘力的加以鼓勵。例如他在里約熱內盧發現威拉，羅布斯極有天才——那時羅正在戲院中任大提琴手，他立即幫他前往歐洲去深造。在他到各國演奏時，他經常與當地音樂人士切磋研究。雖然他外表上頗為自負，但他內心卻是極其平易的。

今年，魯賓斯坦雖已六十九歲，但他精神飽滿，活力一如年青人。他風塵僕僕，往來於各國之間，全部的精力和心思，都貫注在鋼琴演奏上。如果有幾天閑下來，他會無休的催着經理人想法安排節目，他是不慣於空閑的。

論技巧，論造詣，論瞭解，魯賓斯坦都是出類拔萃的。他的演奏不但在形式與風格上無人企及，就是他那音色的多彩與藝術的洞察也非其他鋼琴家可與頡頏。這從他音樂會的票房記錄上可資證明。在紐約，在羅馬，在巴黎，在倫敦，只要他的演奏會一經宣佈，所有門票立刻售完。很多音樂愛好者為爭得一張入場券，往往佇立通宵。可見他在世人心目中是如何的具有份量。

美國音樂評論家湯姆森(Thomson)說：「他是一個鋼琴巨擘，一位音樂大師」。唐尼斯(Dowens)說他有「驚人的」成熟技巧，已臻爐火純青之境。紐約時報音樂評論家陶布曼說：「魯賓斯坦是一個出色的音樂家，他雖已歸化美國，但他却是世界的公民，音樂就是他的旅行護照。」

在我們看來，他是蕭邦和李斯特的化身。因為他兼具了這兩位大鋼琴家的藝術氣質。

取材自 Musical America, Feb. 15, 1954

Wisdon, Mach. 1957

New-york Times, June 13, E928

